

於東北奉天時期的鍾理和。(圖片提供／鍾鐵民)



客家山歌與文學

文／鍾鐵民

夏日的夜晚，山區居民還沒有電力照明，我在煤油燈幽暗搖曳的光影裡寫作業，室內有蚊子飛蛾飛舞，室外有草蟲蟋蟀嘶鳴，匯集成一波波的聲浪，雖然說是大自然的天籟之聲，卻也深感擾人心。在漆黑的夜空中，忽然傳來悠揚嘹亮的山歌，那是男性寬闊低沉卻宏亮的聲音，調子是美濃地區最常聽到的老山歌。山歌的旋律一下子壓過了惱人的蟲聲，讓人心頭為之一振。我知道那是水底坪溪那邊的鄰居丙生哥，他趁夜來巡田水，只要一過溪走上開闊的峽谷平原，面對大片的水稻田，他那註冊的山歌前聲「喂咿——阿妹——哥哥又來哩——」就會傳遍整個山谷，歌詞的內容充滿了情愛的挑逗，我當時還小未必能夠完全理解，但聽到母親每次都笑罵他不正經，也可以猜測得到。而母親笑罵卻沒有討厭的意思，我好喜歡那暗夜中聆聽山歌的氣氛和感覺，到現在還印象深刻。

小時整個台灣還處在農業社會的時代，勞動是每一個人的天職。住在山區裡的人大抵都會唱山歌也愛聽人唱山歌。星期天不上學，往往不知哪一個角落，忽然便傳出婉轉又嘹亮的山歌聲，立刻劃破煙雲瀰漫的山谷的寂靜，流進我的耳朵，在我心靈深處迴盪。山歌總引起我無限的喜悅，如果我有夠好的嗓子，又想得出恰當的歌詞，絕對會回應對方。有時是山坡上工作勞動的女性，以柔美的聲音在詠歎年輕生命的甜美。沒多久從山的另一個角落傳出了另一個女子的歌聲，一往一復的對上了。即使在童年時代，我聽到山歌對唱也同父母一樣感到心情愉悅舒暢，特別在深山幽谷之中，做單調勞動的工作時，聽山歌和唱山歌同樣是一種享受。

客家人是愛好山歌的，尤其在年輕的男女之間，隨處可以聽見他們那種表現生活、愛情和地方感情的歌謠。他們把清秀的山河、熱烈的愛情、淳樸的生活、真摯的人生，融化而為村歌俚謠，然後以蟬兒一般的勁兒歌唱出來，而成為他們的山水、愛情、生活、人生的一部分。它或纏綿悱惻，或抑揚頓挫，或激昂慷慨，與自然合拍，調諧於山河。——《笠山農場》

客家這種敘述感情傳達愛意的歌謠，在人們日常娛樂生活中地位重要。客家籍作家以自己的社會為背景從事創作時，山歌自然溶進了他們的文學作品中。先父鍾理和的小說《笠山農場》裡，山歌穿插在人物生活場景中，唱山歌的情境與歌詞都十分貼切地傳達了客家的生

活面貌。典雅優美，自然貼切。他在《故鄉》裡甚至以〈親家與山歌〉說明了山歌在客家社會生活中的分量：

我一直靜聽著隔河傳來的山歌，把整個上午的時間，花在廊廡下的引目遠眺。在山坡下，人物、田野、村莊、雲煙、竹樹和山川，展開了它們那悠悠千古的面目；風景依稀似舊。從前，我曾和它們一起歌唱過、脈搏過和感覺過。

在戰後初期的現實環境裡，充滿苦難和不安，生活中有太多不確定的焦慮。但年輕人總能透過山歌，表達渴求愛情的滋潤和嚮往的心情，他們或使用委曲婉轉的言詞或赤裸直接的示愛，強烈的傳達出他們生命的活潑與喜悅，讓先父深刻的感受到客家山歌力量。原來山歌展現的是人類生命中的活力，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擋扼制。那是超脫現實困境的。他在文中表示：

這是很奇怪的；山歌的平靜、熱情、憧憬，和周圍的徬徨、不安而冷涼的現實，是極端地不調和。在那裡，通過愛情的眷戀，表現著對生的熱烈愛好和執著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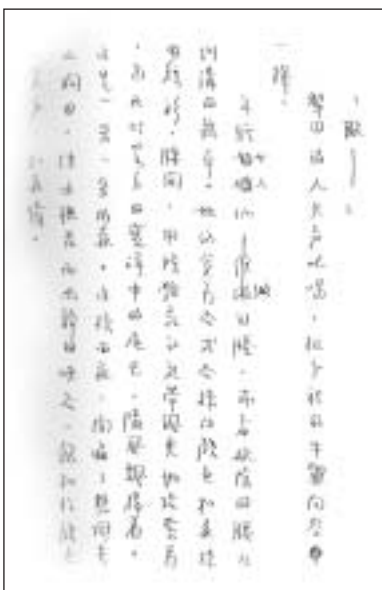
陽光下面，一些年輕幼小的生命正在化育、成長。……

那些衰老的、醜惡的、病態的，都會倒下；於是年輕的、健康和正常的，便會像幼芽似的由倒下的朽樹下面茁壯起來，取而代之。——〈親家與山歌〉

在他的小說〈初戀〉裡，描寫幾個情竇初開懷春的青少年，夜晚在河原上激情的拉著胡琴唱山歌，忘我的浸潤在狂野示愛的情境中，簡直是性衝動的具體表現了。

他緊緊抓住它，激烈地搖動著胳膊，拉著琴弓。不！那已不是拉，而是為著苦悶在掙扎了。——〈初戀〉

作品裡描繪客家生活中山歌詠唱的場面，鍾肇政、李喬等都十分擅長。其實山歌本身就是優美的文學作品，即興的歌詞常常能真切的敘述出演唱者的表情。這種民歌式的風謠，固然有勸世有哲理，但大抵詠歎男女愛情為最多。民間男女不懂矜持含蓄，山歌歌詞有許多都俚俗直率，常赤裸裸表達兩性性慾的渴求與愉悅。這些話平常是難於開口的，但躲在深山曠



鍾理和手稿。（圖片提供／鍾鐵民）

野中，沒人看見，可以大膽的將生命中最強烈的感覺大聲的喊出，或傳達愛意，不怕被拒絕的尷尬，得到完全的解放。不過雙關含蓄的作品還是很多，比如這首：「柑子跌落古井心，一半浮起一半沉；你若要沉沉到底，莫來浮起動郎心。」「同哥鬪到三更天，聽到雞啼就著驚；手推窗門看星斗，為何潤月無潤更。」精緻的敘述出愛情的徬徨與甜蜜。我知道早年客家青年勞動工作之餘的時間，很多都用來抄錄山歌和背誦山歌，平常如果不儲備資料，面對不同的情境時，怎可能隨口應答，機智的與情人交談？

可惜農耕生活中類似勞動歌的山歌已經從客家生活中消失了，農耕方式已經改變，交通和文化的交流縮短了世界的距離，強勢的文化改變了我們的生活，我們或許獲得許多過去沒有的方便與舒適，但也失去許多原有的文化和特色。年輕一代的作家已不可能再描繪演唱山歌的場面，因為山歌早就從現實生活中消失了。想一想，確實有遺憾。